

潮头拾贝 |

春又江南

(组诗)

■ (四川)李永才

春鸟

去年的那只鸟,从春天的体内
无缘无故地飞走了
像一朵走失的云
天空的怀念,不知从哪里开始
怪谁呢?是门前的老榆树
患得患失。还是因为我漫不经心
想象中,应该与它同行
去林间,找到相似的某一天
今春多雨。我手上的粮食
已经不多了。难以喂养这些
木已成舟的忧伤
春鸟如寄。我把一只春鸟
当成一封亲切的家书
捎给远方。至于是否有回信
我没有问。那棵老榆树也没有问
问了。那一树鸟鸣
也守不住一寸故土。不问。
雨后的飞花
一样会那么汹涌

桃花有约

桃花下山时,可以忽略爱情
但不能没有阳光和雨水
1960 年代,那一场梦
被雨水洗醒的梦
让你的桃花开遍了人间
今天,你用一只过期的酒杯
敲碎了我的思绪
阳光的影子里,沧桑的笑声
像姑娘的发际
一浪又一浪地起伏
三月的绯闻,无非是一枝红杏
在桃红柳绿的故事里
望梅止渴。
植物的青春期,说短就短
但也有一两棵老树
长过桑榆。说到这里时
一只春天的绿狗
跑过一条巷子
瞬间就抽象成,漫天的秋色

梅花的语系

此刻,鸟儿飞绝了
冬天的影子。寒冷的天空下
除了几朵抽象的云
一切流动的事物,都停止在
季节预设的秩序里
我独自躲进,植物的世界
听一枝梅花
叫醒整个城市的喜鹊
这一刻,是什么样的风声
改变了你。一阵浮动的暗香
传来春天的消息
大地的画布上,一粒春潮
已经开始在花径徘徊
鸟儿走远了。留在雪地上的
那一串足印
对即将来临的春日
每一步,都言之成理

落花之苦

桃花不销魂,流水的去向
该与谁言说?
岁月静好如碧柳
如果所有的事物,都动了真情
那一场夜雨
就会让亲人,回到故乡

这么多年了,你辗转江南
在每一次瞭望中
学会隐忍,学会在默然无言中
拥抱孤独。梦里樱桃
红过了鸟类的天河
你对每一粒酸甜,都深怀敬意

此刻的阳光,多么安详
该有一个人,接近空寂的黄昏
为你送去一杯咖啡
仿佛一湾浅水,晚风拂面
落花之苦,寸断愁肠

梨花是清心的芳魂

■ (四川)谭宁君

海棠温暖了空气,烟雨远去
初月在梨树枝头编织起
乡愁浩瀚的中国结
每一朵,都燃烧春雪
每一枝,都流淌清激
梨花醉得香甜弥漫在烟村水岸
氤氲成淡墨天际的流云

曾经的离恨远萦杨柳,梨花点点
曾是游子异国他乡脸上的泪痕
子夜梦回,雪一样冷
夜雨剪烛的清影
瘦了青白留香的那条林间小径
恰似艾老清癯的骨骼植根故土
清泉浇灌的清香,是清心的芳魂

白月亮坐在荷叶之上

■ (四川)银莲

水,不动声色
叶子颤抖是拥抱的深度
十里荷塘夜夜静听蛙声咕咚

春天横吹短笛飞来飞去
一头扎进荷叶深处
憋口气冒出水来
吐一地化不开的绿

八月,白月亮坐在荷叶之上
荷塘的绿,花朵的白
月光的桨轻轻摇动
夜色就化成了水

风,从远山吹来
吹开夏天的绿色罗裙
心事一尘不染
有多少爱在时光里沉寂
在生命中流淌

今夜,白月亮坐在荷叶之上
心里里的花朵
温柔绽放

潮头品茗 |

我哥哥李长财已辞世五个多月了。但这五个多月里,我哥哥的音容笑貌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尤其是我童年时,哥哥对我的关爱和说的话,更是频频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忘过去,但我却认为真正影响人生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忘不了,而且时间越久远越让人追忆。

在我很小的时候,哥哥曾对我无比忧伤地说过:“妹女娃子,我们那个把你喂得大哟。”

因为我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小乡镇上,每年夏天的丰水期,江水会漫到家门口,江风凉爽,妈妈说江边的人夏天夜晚都爱在门口搭铺乘凉或睡觉。我们也一样。就因为如此刚出生不久的我,就得了伤风感冒,由此患上了支气管炎哮喘病。妈妈很内疚。为给我

“两河口”今年突然成为网红,成为热搜词,皆因为那片美丽的水域和金色的油菜花。也许,两河口这地名随处可见,也许油菜花到处都有,也许,梦里水乡在各自的梦中不尽相同。但是,当你想在梦里水乡观赏油菜花时,当你想去找一个真正的美丽乡村时,你不妨到邛崃市回龙镇看看“两河口”。

两河口地处川西平原,是邛崃市、新津县、彭山县的结合部。下得车来,放眼一望,河两边辽阔的油菜花连着天际,春风一吹,金波微荡,花香袭人,让人自然而然地张开双臂,深深呼吸,当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旷达心情。一桥飞架,连接南北两岸,桥上车来人住,游客如织,不少人在栏杆旁拍照取景。河中无数沙汀小岛参差错落,上面有油菜有水草,绿草茵茵如翡翠,菜花灿灿似玛瑙,白鹤盘旋其上,渔舟穿行其间,笛有箫声朗朗,弦如绿绮情切切。不少汉服女子在小船上极目远望,无数手机相机在岸上争相拍摄。

潮头私语 |

黄河册页

黄河——
骄傲的血管里,奔涌着一个民族的圣流,穿过黄土高原的腹腔,走向生命的崇高。
滋养着一群水鸟,在湍急的水里,唱响一支骊歌,把母亲鲜活的热望传递。
在这鲜活的热望里,我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浑黄和苍茫。
交给远山和近水。
交给一只羊皮筏子,划进阡陌交错的楼宇和纵横捭阖的血脉里,翻阅山河册页,讲述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故事。
风,呼啸而来。
抚摸远去的黄河,认领濡湿的表情,衍生着源源不绝的精神滋养,
茁壮我的灵魂,以及,深沉的土地。

黄河母亲雕像前

线装书的扉页,写着您的神态娴雅。
写着您的端庄大气。
写着您侧卧黄河岸边,拥一米阳光,抚摸漫漫黄沙,抚摸野壁苔青,抚摸远去的鼓角和斧钺碰撞的烟尘。
抚摸远古的洪荒,和今日的辉煌。
一把时光之剑,剖开历史的尘烟,取出亘古不灭的火焰,烘烤着盛大和杰作。
临水而坐。
您神心的笑意,在黄色的血脉里雕刻出深沉的方言,诉说凝重,诉说一段永不疲倦的对视。
茁壮的气节,成了燃烧的血,浸染一浪一浪漫涌而来的涛声,呼唤困顿的灵魂。
以及,秦时的明月,汉时的关隘。
一卷诗书,一个心声,揭开古老和神奇。
远古的憧憬,雄浑的涛声,挺举不可逾越的精

在草原看一些简单的事物

与草原对视的瞬间,只有回眸一笑。
红是你的念珠,像一个定义在胸前转动,这时再多的想法都允许发生,像那只蝴蝶舔着草莓,做成一个小小的灯笼。
我在草丛遇见时,草莓已醉过八成,你不醉接下来的事情怎么还会继续发生,我怎么和你一同出现、长久将自己储存在草间。做一棵苏醒的红色草莓,就可以和草原共患难了。
从草深的地方出发,谁能走过白云呢?白云穿越时空,我与青草一起匍匐在山坡,我们是同一棵草上的叶子,谁此时安然无恙,将会永远安然无恙。
那一刻,我们不去想未来的事情,不说空气里的灰尘。一条山谷里阳光充足,鹰的怀里有大片的光芒,但它不虚荣,它的高度在延伸。

天空里的蓝正在走出现实。

高处的森林

森林里埋伏着长久的日子。
一棵树习惯用高处的阳光遮挡低处的阴影,如果流动的空气让我远离错误,我就用一朵花的勇气靠近真实。
森林在时空里穿过乏味的季节。一只鹿投来早年的眼神,有形状的角直指毫无形状

怀念哥哥

■ (重庆)李长碧

治病,她一听说哪个方子好,就设法找来给我用,我像个老年人一样,经常在家里咳咳吐吐,土方洋方都不停地用,家里经常充满药味,我是以药为伴,但是病情依旧。见此情景,家里人都是我担忧,尤其哥哥,他担负着全家的生活重任。见我小小年纪,弱不禁风,所以,有一次我哥哥无比感慨地说:“妹女娃子,我那个把你喂得大哟!”这句话一直深深的印在我心里。近段时间,我又因感冒引发了支气管炎。哥哥的这句话不断地响在我耳边。

梦里水乡“两河口”

■ (四川)王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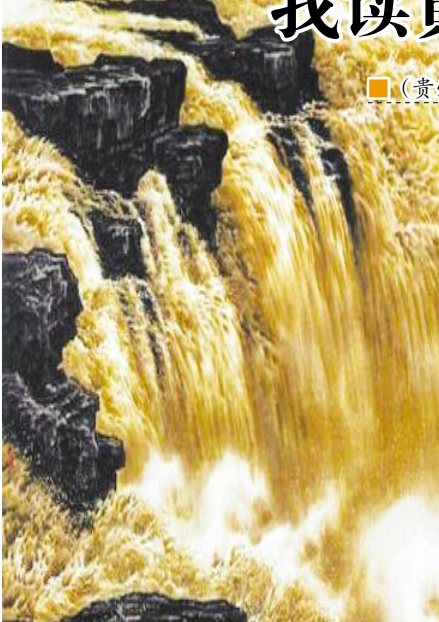
油菜花从水边到坡岸再到坝上,层层叠叠,高高低低,如“两河口”肩上的金色披风,绿竹和村庄点缀其间,如披风上绣着的绿色帆船,河岸上是新津到蒲江的公路,公路不远处便是连绵不绝的长秋山脉,成雅高速公路从山中穿行而过。
所谓“两河口”,是蒲江河与南河交会之地。

此地乃“茶马古道”分支,是连接云贵通往南亚、东南亚的重要支线,马帮、脚夫、盐茶铁等汇集于此,从上游放竹排到岷江的人也常在此地休息打尖,北岸有“文昌宫”,南岸有“莲花寺”。回龙镇五县相交界,两河口三县共码头。四十年前,童年的我随父母去走亲戚,这“两河口”

我读黄河

(组章)

■ (贵州)封期任



神高度。
一个永远绕不开,也不可绕开的走向,引领着不竭的目光,牵动苍灵,向往苍远。向往湛蓝的海,荡涤铁质的想象,燃烧成生命的呼啸,透过您的胸腔,奔舞在盆地、平原、高山和大漠。
您的思想若刀,劈开万仞河山,释放十万吨的阳光,煮沸九曲十八湾。
煮沸曾经的苦难和激情,成烈烈风骨,支撑缺钙的草木。
这是生命的方向,还是内心的图腾?
滋养一个姓氏,成一个民族浓缩的经典,吟咏阳光诺言,演绎母性的温婉、慈善和刚柔。

藏地甘南

(组章)

■ (甘肃)杜娟

的事物,要是我也可以看到重生,我就潜伏在明天里,做未来一只奔跑的鹿。
草原在旷野里维护秩序,一眼山泉说昨天的花香明日的远方,它允许香子、狐狸与狼之间的战争蔓延,允许树木成为最朴素的时光。
草地、树木、时间它们之间感情完好。一双眼睛在高处透视蓝天、云朵和一排大雁。
“在以后的日子里,要尊重大地的契约”,森林里有语言,善良的事物在喃喃自语。
一茬光阴里有一片原始森林,有高山流水丰富的思想。

达尔宗湖

达尔宗湖在青藏的高处,一年的时间里,习惯选择一个日子。
今天是端午,鸟儿持续的鸣叫,湖水醒来,它一贯心存美好,大山接近清晨的桑烟,给白云留出足够的空间
许多事儿正在发生,青翠的山色保持本质不变,人间充满美好,看不到欺世盗名。那些被历史记载的树木,和世世繁衍的花朵,形成共同的环境。

1960 年至 1962 年,我国遭受连续三年特大旱灾,许多地方土地干裂,颗粒无收,东北三省旱情轻一点,但要满足全国人民的粮食供应,那也是杯水车薪。那几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大灾荒年。在那个时候要是能吃上一碗大米饭,那简直是胜过现在的鲍鱼、鱼翅。但就在那大米稀有的艰难岁月里,1961 年的下半年里,我每周可以享受哥哥给我巧妙安排的两次大米饭。

因为,1961 年的下半年,我哥哥给龙洞供销社打造木船,我哥哥是造船的技术负责人,供销社特供给造船的工人每天一斤二两大米。当时我在龙洞小学读书,离哥哥造船的地方很近。我哥哥跟当时给他们煮饭的炊事员商量,希望他多弄点其他的盐菜汤让工人吃饱肚子省一点米,每周三和五的中午多蒸一钵饭,等我下午放学后去吃,当时吃那香喷喷的白米饭,那美滋滋的味道真是无法形容,直到现在,似乎还回味无穷。虽然事过五十多年了,可哥哥给我在那特殊情况下的特别享受——千金难买的白米饭,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时间的流逝不但冲淡不了我的这份美好记忆,而且使这些记忆更加鲜活起来。当时由于年幼无知认识不到长兄如父的手足之情,现在才会深刻。

请哥哥相信,时间再久我也忘不了您的恩情,我永远敬重您,永远怀念您!

如今的“两河口”上下都有一座大桥,不再去挤船了,小区建设搬走了一些人家,而河边风貌并未特意改变,保持着农村原有的古朴和秀丽,路边、林下有不少当地风味小吃,到处可见彩色的大伞,停车坝里摆满了汽车。

站在高处看“两河口”,就是一片金色的湿地公园,菜花、水草、河心岛。老牛,水鸟、捕鱼人,如世外桃源,胜江南水乡,一位捕鱼的老者自豪地说:“现在网上都传疯了,说这里是小江南。”

的、背背篋的、抬小猪仔的,提母鸡的,各种声音杂在一起。我们几个小孩个子小,从大人们的档下就爬上了船,刚好一位老者背了半背篋李子,背篋被人给拌倒了,李子滚了半船,我们就一阵欣喜,赶紧往自己口袋里捡,装了满满的两裤包上山捡菌子去了,后来才知道自己那是趁火打劫,无知无耻之行为,虽然心里有悔,但毕竟是童年之事也就轻易地原谅了自己。

如今的“两河口”上下都有一座大桥,不再去挤船了,小区建设搬走了一些人家,而河边风貌并未特意改变,保持着农村原有的古朴和秀丽,路边、林下有不少当地风味小吃,到处可见彩色的大伞,停车坝里摆满了汽车。站在高处看“两河口”,就是一片金色的湿地公园,菜花、水草、河心岛。老牛,水鸟、捕鱼人,如世外桃源,胜江南水乡,一位捕鱼的老者自豪地说:“现在网上都传疯了,说这里是小江南。”

白塔山素描

舔血的刀口,割开万里疆土。
初年的蜜荒,便以缅怀去蒙古谒见成吉思汗而在兰州病故的一西藏萨迦派喇嘛的名义,建起你七级八面的金身,寓意七级浮屠,救赎陷落的灵魂,接受万民朝拜。
涛声,一浪一浪漫涌过来,诉说一段历史硝烟,氤氲吐蕃法王使者的功勋,与日月同在。
与喧响的生命同在。
与金城关、玉迭关金属迸发的声音同在。
一路攀越。
一路欢歌。
一路浅唱的风,拂过你的身躯,和万级石阶,带来塔寺飘出的梵音,洗净内心狂躁。
洗净尘世的光影,更替着一个又一个辉煌或没落的朝代。
以及,桡橹和桅帆的仰天长啸——
镇守甘肃内监刘永成,在明朝的一抹残阳下,点燃元代传承的香火,重建破败的你,延续缅怀的记忆,成蓬勃的生命。
那个叫绰奇的清朝巡抚,把一腔黄色血液,喝成你的挺拔巍峨,与炎黄子孙的桀骜。
还有那些起早贪黑的人,以匍匐的姿态,跪拜装饰如雪的你。
矗立。时光定格成一道炫光,普照苍茫云海。
普照我日渐矮化的思想和情感,坐拥你周遭的苍翠,和经幡飘曳的佛性。
我一再调整我的视角,俯瞰。
俯瞰一河浑黄的水,承载着黄河儿女,在村庄或城郭,搭建起一幢幢硕大的仓储,把快乐和幸福装载。
俯瞰中山铁桥衔接断裂的光阴,携着羊肉泡的清香、兰州拉面的绵软、西北汉子的质朴和憨厚,向东流去……

握着念珠,沿着这条山路一直走下去,直到奔出现实的交合,荣誉的死去。
背景会毫无节制地改变方向,知道我的眼睛生来是黑色的,无法变白,看不到事物内部的光亮。我只能考虑像她一样,忘记生活腐烂,空气失真,只要牙齿咬住清风,像把握真实那样,握住经轮旋转,就可以。
如果时间还让她流泪,佛不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